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晉起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  
庚申凡十二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 楚漢間司馬平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晉國既建何曾以事

人臣之相逐定 帝由太子 太子事見前 嗣為王 遂代魏稱帝并吳而一天下

魏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濬

出橫江浦名注 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攻丹陽此種歸之丹 破之鎮戍之人又作鎮戍長文錄時

置水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鎖鎮戍者去又作鐵鎖鎮戍者去又作鐵鎖鎮戍者去

大炬長十數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鎮戍炬燒之預失融液斷絕于船無所礙 遂克西陵荊門

夷道見前杜預向江陵遣牙門周旨等夜濟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荊州府松滋縣西南 吳都督孫

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

而綏撫之會詔濬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眾

軍會議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冬更為大舉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

相張悌督沈瑩丹陽諸葛翽子仲思等率三萬眾渡江迎戰大敗悌走悌及瑩等皆被殺先是悌率眾

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奮力以待之今若連江與戰不幸而敗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

所知及令渡江猶可決戰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眾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

難者不亦辱乎遂便江與戰揚州刺史周浚戰于柘林大敗悌走悌及瑩等皆被殺先是悌率眾

且我為卿童時便為卿家所相識拔常恐不得其死况親敵通去使迎悌悌率眾渡江仲思今日是我死日

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 牛渚山名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北其山下 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力排群議為  
之主持王濬雖  
勇略必為王濬  
所掣肘安能順  
流東下成功刻  
日乎

武帝令潘受津節度任將不專幾至僭事杜預徑造璽之計實為扼要不愧平吳首功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捷陶晉種大船可克敵是所謂恃眾勝寡怯懦之流耳孫皓意圖數語差強人意然以面縛受封之人懼罪不暇直云亦設此座相待是有取禍皓至此果能為此語必其不降死社稷矣此語恐非當時實錄王渾私意情忌動輒阻撓言謂何發縱指示不可必安得列為上功武帝既知劉碩之失而不能鑒別是非仍優渾爵邑何以示

而連星一頓詔命守渾。潘自武昌順流而下。吳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拒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孫  
不聽。何惔、盛、江、諸人。潘自武昌順流而下。吳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拒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孫  
傾險。欲倭為百姓患。若至是。股中親近數百人請誅。會吳主惶懼。從之。陶潛自武昌還。謂時琅邪王佃亦臨近  
吳主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于是合眾。授潘節制。未幾而潘陳時琅邪王佃亦臨近  
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潘請降。而送璽綬于佃。潘舟師過三山。有三山。在江甯府江甯縣西南。寰宇記山  
與論事。潘舉軍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潘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  
詣軍門降。潘解縛焚觀。延請相見。亡凡四主。共五十九年。琅邪王佃以皓致印綬于己。遣使送皓洛陽。關吳  
已平。渾臣皆賀。上壽。帝執潘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贊南面。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  
創業。令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孫秀吳大帝母弟。巨之孫。為吳夏口督。以皓見疑。奔晉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東陽門。名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  
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授。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  
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整人目。刺人面。此何等  
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先是王渾之東下也。吳城成皆望風款附。所  
為金城。太守諸葛誕。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為姦。琅邪王妃家因就見馬。親迷于側。帝通見之。觀  
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識為慙愧。詔以為侍中。固辭不受。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封拜平吳功臣。王渚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渚乃濟江。以渚不待亡意。甚愧。忽將攻渚。渚參軍何攀。字惠興。蜀  
勸渚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憚與周浚。使諫止渚。渚不納。表渚違詔不受節度。渚子濟尚公王宗黨強  
盛。有司請檻車徵渚。帝弗許。渚至京師。與渚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劾其罪。以渚為上功。渚為中功。  
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魏代漢改京兆為乃詔增渚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渚為輔國大將軍。與杜  
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皆平祐。駭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渚自以功大。而為渚父子黨  
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旋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  
聲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渚曰。吾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爽等上表  
始懲。鄭父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達諸胸中。是吾禍也。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爽等上表

胡質父子清白  
自守尚矣然以  
子而聞父誦所  
從來以之資談  
柄可耳正史風  
化所關不應有  
此  
吳地初平反側  
未靖北境又多  
寇讐言復高語  
銷兵此武帝志  
滿漢荒之漸杜  
預羅武屯田申  
明戍守可謂識  
時務

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遷襄陽以為天下難安志戰必危乃勸于講武中嚴戍守又引濬渚水以浸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北入于沔口是也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天門縣其西尚有楊口壘  
楊水之口水經注楊水還竟陵縣北入于沔口是也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天門縣其西尚有楊口壘  
夏水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  
大江下流入漢巴陵注亦見前受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胡威字伯武治南壽春人卒威為尚書時威由豫州刺史拜尚書復出為青州刺史常諫時政之實帝曰尚書即以下

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止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初威父質為魏荆州刺史有權耳乃受之威入晉歷官宰牧嘗賜見帝因曰卿清軌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如也

質字文德  
卒于荊州

詔罷州郡兵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乃下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

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輟戰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

十人交州收陶瑒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僅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甯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陶瑒字世瑛丹陽

林陵

二年春三月選吳使委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當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

簪戶簪計灑地以引帝車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字文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

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王沈魏書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其中部大人曰柯最聞居慕容

諸部因呼為步檀其後者訛為慕容或云慕容之德繼三光之裔遂冠昌黎慕容部居遼東之地在今熱河塔子

慕容曰今昌黎水經注引之考三國魏志正始五年鮮卑內屬立昌黎縣以居之又晉書地理志昌黎郡魏

置據此則昌黎魏始立縣而後置郡應劭後漢初平中太守去正始時已達注疑有誤至今永平府之昌黎  
改名曰昌黎非魏昌黎地也馮智舒實實所引大定間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在昌黎

柴餘步障最奢  
家或所不免珊  
瑚高至三四尺  
已涉奢說格與  
金銀代飾侈而  
不適於用尤為  
情理所必無當  
是傳聞過甚之  
詞  
國家用金當以德  
器為本才藝為末  
凡才藝難能濟  
事亦多敗檢若德  
器醜陋必不致賜  
執圭繩之外朕臨

慕容氏于此置縣元龍併入龍之北號慕容郡慕容氏始見此至孫涉歸還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上郡肅為牧地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器漸從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歲世長策也不  
郭欽西河人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後也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字仲雄東萊人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

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

固為勝之毅糾繩桑貴無所顧忌中藏軍羊琇特寵修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都官從事程璜徑入堂

之弟也毅請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貲以奢侈相高惟以琇為最崇以璜代琇璜以崇崇以璜

里業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板檻用赤石脂帝每助惟當以璜明樹賜之高二尺許璜以示崇崇以鐵如

意碎之惟怒崇曰不足多服乃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惟比者甚眾惟悅然自失車騎司馬

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禍甚于天災古者人稱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

士人程衡字長元廣平曲周人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石崇字季倫相高嵩無有節操羊琇字稚舒泰山陽

之室思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統以代吳之謀深疾之

會帝問華誰可能後事者華對以明德王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撫夷夏

微之會才智有恨而太鍾誇獎無極使會自謂莫遠策功曰是不實也勗先見其小能節以大禮則

亂心無由生矣帝無之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新因屏左右而言曰

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處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夏四月賈充字公休死年六十四充老病自憂諡傳去聲從子模字思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死充無嗣妻郭

韓福為世孫曾軻諱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禮素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識博士秦秀曰充持禮漸情

日久閱歷人情  
見其確如張華  
言以才學知名  
乃漢末禮以  
賊后所學又安  
耶

勳從檢王不足  
論張華存晉武  
中特因文舉舉  
望頃動一時期  
以公輔固非  
材目為虎逆則  
亦太過章忠以  
為難而不實是  
為寫論

綱目以揚雄仕  
非書其死以片  
之若實充之唱  
令成濟顯行弒  
罪惡更非雄  
可比當時陳泰  
欲斬之以謝天  
下至元臨死亦  
深以益傳為尊  
乃竟與後負恩

輸國之諸洞實  
逆鐵君之沈約  
均于若年南量  
道直安在即書  
法劉友益所云

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最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

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於是羣臣皆切讓國王曰攸至親戚德宜贊朝朕今出之

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攸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帝不聽

侍中王濟數德與明帝幼女淑合葬者也事見前使其妻公主濟尚帝女常山公主德者庸可保乎帝不聽

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遭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明年正月命太

之物博士庾翼奏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以方任嬰之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

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帝怒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

之隆其治矣乎乃極諫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

答所不問機造讒論遂免志官除翼等名賜齊王歸國錄庾翼字允臧純之子曹志字允恭譙人

四年春三月辛丑朔日食

大司馬齊王攸卒攸憤怨發病亡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

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

初攸有寵于文帝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机何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

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之王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机何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

我言帝故愛攸甚焉已為荀勗馮紇所構殺為身後之慮因出之及堯帝位臨喪哀慟不已

馮紇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盡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夏琅邪王伯宇諡曰子觀祖思嗣帝之元

冬河南荆揚太水

歸命侯孫皓卒

五年春正月龍見五庫井中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

五年春正月龍見五庫井中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

五年春正月龍見五庫井中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

尋棄舊典無賀龍之理乃止。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初陳羣為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事見前使銓

次等叙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倣日滋強弱是非隨輿政者八高下毅嘗上疏請罷之

即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易地

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在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

彼此之偏五也當官著敎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秩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狀

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

職名中正實為奸所事各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用

魏乘使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境同規無復懸屬與上宜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閭則浮競自息不報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時渾子濟為侍中當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字長興汝南西平人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

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譏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

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軻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軻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食。

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至十年夏始成

軻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書揚雄死所以賦之甚胡惜不空死所以為之其說尤為錄矣審如是則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文王西伯之人文又當如何茲特申明義例舉凡姦倣不臣如充盈淵淵比者悉以書此正書卒之說麗焉古臣子大防不致陵夷漸滅乃發凡以示節臣而并著其說于此寔廉雖耻至實充而極自憂益傳尤為千古笑談奉為之議深得春秋貨財大義警策乃以私意更字美證評矣

齊王固賢然舉國稱之至令公主皆留是何政體豈不為之出悖

亦衆人有以激之耳

母論中正九品

足為數數即可

以得人而觀材

之柄不出朝廷

清議而實禍成

勢所必至且故

鄉舉重選之不

可行與并田封

建等

濟帝塔也馬而

乃猶對亦如焉

一時尚有君臣

父子之體乎

晉惠帝少武帝

已見而以有

孫自解星守廟

長之常教生忌

造慮唐太宗明

太祖之事皆由

生事不斷賢讓

成之真所云知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配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字英降以為鮮卑都督廆字英歸之子也先是涉歸死其弟刪莫位既而國人殺刪

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遠東鮮卑別部其先有大人曰書因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書回以為天授有隙廆

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連西殺掠甚眾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為鮮卑都督廆見東夷校尉何胤以士大

人之以禮待客客何為哉廆聞之甚新時宇文氏段氏連西鮮卑別部有段日陸春者以武備逐方彊數

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以遠東僻遠遷于徒河今遼西遼寧省遼陽縣之青山後徙居之大棘城在錦州府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帝極意聲色逸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字子翼

四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字弘為秦玉都督關中璋字彥為楚玉都

督荊州字欽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胡三省注晉江州置子意帝並假節之國立王子心字士為長

沙玉親字章成都王字曼吳王字熾懷豫章王演字宏代玉孫字祖為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

樓望之通年五歲帝初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慧故無廢立之意復用

王佑字清從謀以太子母弟東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侯典禁兵帝為通高選僚佐以微

命為之傳書以時俗喜進退少康讓書若崇讓論以為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

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故守貧賤不可得也駱驚進趨而使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建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及元永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

輔政帝崩太子衷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成之真所云知

也其不知其二

卷三十一

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閑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

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後召華廙字長駿平原高廙人何邵字敬祖曹之子作詔

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閑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太子即位駿入

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視笑于大司馬門外表求過墓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圍之亮

夜馳赴許昌乃免

五月葵峻陽陵在洛陽北

舊華廙曰武帝即位如置設諫官禁駁奇異往往有可觀者然時于知子細賈氏而段五王之亂藏于信錄斥帝王而失燕冀之錄昧于防逸身雖劉調而基亂華之禍蓋以位為樂而無深長之思故雖能開創帝業

身段而天下大亂矣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于眾將軍傅祗字子莊謂曰未有帝主始崩

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相調一年敬時傳即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令承大業而班實行爵優于革命之初

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後若有爵必連則數世之後豈非公侯矣不從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謙冲委政于公而天下

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

楊濟遺或書曰詩云生子殿于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成復書曰駿公有言酒色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恤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括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兩端杜遏正或不忠篤而欲

以元職為聲致致愈耳安有性慤忠益而反見然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畧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邵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

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孫楚字子荆大讀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幾禍至無日

矣駿不從駿辟匈奴東郡人王彭為司馬彭述不受其友怪問之彭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

子既不克負荷受遠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晉代魏碑計定  
于賈充欲武帝  
春念其老若此  
而西晉之亡即  
賈后敗之天道  
好惡信哉

秋八月廣陵王適為太子。適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并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

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于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

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推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

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

琅邪王觀卒。帝曰：「子睿嗣。」帝以元帝為晉將牛金子，留性司馬為琅邪王。觀嗣晉書：元帝紀云：「宣

牛氏而生，帝說至不同，故通鑑不采。今依考異之例，附注于此。

孝惠皇帝

魏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初，賈后為太子妃，常以如手殺數人，又以戟傷

孕妻，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間有大勳于社稷，豈可以其女妃而忘之耶？」妃得不廢，后數誡

厲妃，妃不知其助己，返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為楊駿所抑。殿中郎孟鸛時勸人李肇

告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既至，觀肇啟帝夜作

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綏字思元，琅邪王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宋振曰：「必聞

不報，無以克難。」駿素怯懦，不及乃曰：「雲龍門觀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觀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

「殺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玃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

三族。玃臨刑，告東安公綏曰：「表在石函。」武帝立楊后，玃上表請免異日同禍事，見前。可問張華，錄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甯宮。

復顯羣公奏曰：「皇太后國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己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當其所親，為不母子于聖也。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

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先是詔原駁妻風氏以慰太后之心及太后廢有司復請以肅行刑詔從之風氏所不容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董蒼字仲道陳留浚縣人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瑾錄尚書事亮欲悅眾論楊駿攻督將侯者十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

郭勣字叔武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綏諱為王並預政后暴戾日甚密謀廢后綏兄詹字思

素惡綏屢譖于亮詔免綏官廢徒帶衣注見于是勣彰權勢愈盛諱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與石崇陸機

附于綏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每臨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道左望塵而拜諸岳字安仁梁陽中人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瑾及楚王瑋太宰亮太保瑾以此軍中侯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

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嵇盛周文王還豐其父勸瑋自昵于賈后后留瑋領

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楊駿瑾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謂亮瑾于賈后曰將謀廢立后素

怒瑾且急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主宜宣詔屯諸宮門免

亮瑾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

暹字深收瑾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後又如枚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所勒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

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瑾左右亦疑暹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瑾不聽初瑾為司空帳下督榮晦

有罪斥還之至是晦從暹收瑾輒殺瑾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重

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賈模虞

模字仁範上所以止兵魔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眾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附瑋文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

安在太保主簿劉幹等被黃幡掘登開鼓吹備完乃

以賈模張華裴頠

字延之與為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諡與后謀以張華戚姓無逼

上之嫌而儒雅有善屬為眾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

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兇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閹主在上而朝野

安靜

延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

賈后恐太后有靈覆而殯之仍施諸厭術

登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四年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平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遂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弘五年夏荆揚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漢高祖斬蛇劍孔及二百萬人器械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拓跋氏自悉祿立前見三傳至祿官祿官立後魏立時平帝益弗思帝益祿官昭帝祿官

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濡水即今灤河自縣之獨石口外發源東北流稱南與熱河會又東入道化州界至永

平府之灤之西統之居代郡在今山西大同府陽之北使兄子猗猗帝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

城注見使猗弟猗盧帝統之代人衛操元與從子旗子世及同郡箕魏書澹李世住依拓跋氏說猗也

猗盧招納晉人猗也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已而猗盧度漠北巡因西

顧六年匈奴都度元反匈奴都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胡三省注羌居馬蘭山中因以為種落盧水胡胡三省注

胡居安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字子懷信用嬖人孫秀字季和與雍州刺史解系字士少連濟南爭軍霸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字子儀宣帝子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彤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

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偕帝號圍涇陽注見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

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果敢有仇無援宜詔孟觀

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冬十二月略陽氏楊茂搜據仇池山名在階州成縣西三秦記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曰仇池初略陽清水今縣屬秦州縣西有西城漢晉時故縣也氏楊駒始

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上駒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寔強盛徙居略陽以

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

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逐世據仇池

丁巳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齊萬年屯梁山在今陝西乾州西北胡渭曰雍州有二梁山一

遣之處攻萬年于六陌在乾州東北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

勸處追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秋七月雍秦旱疫水斛萬錢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寮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

王戎咸寧名持每會計不乖

冰之義蓋實生  
諸核難過及  
史傳特因其  
說而陳說之不  
覺言之失實  
空談已無實用  
現將無同三語  
直是揆校有何  
元妙爾時風俗  
敗壞一尚虛無  
一務奢侈豪侈  
以王石華為宗  
而徇利之鄙夫  
託焉虛無以阮  
謝輩為宗而徇  
名之庸夫託焉  
即少有微善于  
此而為害則均  
知其人可以論  
其世矣

恐人得種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字十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  
常懷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字十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  
無同戎戎嘆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五所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外朝野爭  
析理屈人之曰何物老嫗生爾輩兒然談天蒼生稱其未及非此則人也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  
王尼畢卓皆以放故為達輔之曹則飲其子謙之屬聲呼其父字曰方國年及長不得為兩輔之數笑呼人共飲  
卓比舍郎顧然因夜至雙閣盜飲為其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之中自有樂  
地何必乃爾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本無以有為本無以有為本無以有為本  
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者頗有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之中自有樂  
之表長幼之序況貴賤之經無所不至大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及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謂  
武歟習俗已乖頹也而制器必須于近不謂曰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己有之羣生  
母輔之字房國奉高人謝融字幼興陳國陽夏人王尼字孝孫城陽人畢卓字茂世新蔡陽人

魏八年秋八月荆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遣侍御李苾慰勞漢川流民初略陽巴氏李氏李氏之先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苾其口歲出錢

于署陽北土名曰巴氏有子曰持字元序字元流字元通皆有才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

關中薦饑略陽天水等六郡郡皆因之周廢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痼窮之者持兄弟振救之

由是得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

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漢中梓潼等八郡益

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時事如此

起九年春正月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張華薦觀有文武才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遂

禽萬年太子琰馬江統作使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最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

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西太守討叛羌使其強種于關中居武都氏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變其

張華後漢書最  
之語一生事周  
場地備秀之禍  
乃自取耳

此矣夫關中帝王所居而戎狄錯處在此土士庶散習侮其輕弱以貪得之性我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禍逆  
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從諸羌著先零罕所支之地從諸羌出還隴右者陰平武  
胡本匈奴之附種也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關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  
胡本匈奴之附種也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關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  
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邱儉討高句麗徙其餘種于樂陽郡戶令以千計數世之後  
必至毀城令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強當況于夷狄能為變乎夫為邦者要不在算計數世之安  
以四海之廣土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  
本城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不能平江統字應元懷留圍人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子文載安平為鎮西將軍鎮關中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倂衛穎見  
而叱之謐怒言于賈后出之又以顒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為  
賢故用之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賈后淫虐日甚私于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更  
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  
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違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  
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  
城君即亮妻郭槐亦郭氏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雖  
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  
當盡言于中宮言而不從當違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聰慧常在華林園問  
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問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屬托如有一  
至市賈郭志橫賈賂公行南陽魯豫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訟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  
殺於繁瀛尚書劉頌上疏極言乃下詔即令史復出法取章者隨事以聞頌亦不能革也頠薦平陽韋忠子張  
華華母之忠肅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慈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  
所為常恐其溺于深淵而發波及我况可褻蒙而託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掌宮門銅駝嘆曰請  
見汝在荆棘中耳出法取章者謂出于法之外而為駭議也魯褒字元道南陽人韋忠字子節平陽人索靖  
字幼安  
道人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廢太子適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

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

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于太子又曰趙婕妤與后黨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韓午謀

害太子太子幼有金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誹之為齋虛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

所拘忌沈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太子性剛賈謐持中官諂貴不能假借之譖譖于后曰太子多謫私財

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諂貴有嫉內嬖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卷之時

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年精兵萬人若得

公命皇太子因朝入朝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辱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

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下為雍州刺史下飲樂元劉下字叔龍咸平須昌人

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

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

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武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

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下詳之裴頠以為

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

子霖霖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霖亦尋卒

魏永康元年春正月皇后幽故太子適于許昌三月殺之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

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衛尉司馬雅當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琦等謀廢賈后復

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杜預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侍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

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于倫倫為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

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于人明公素黨于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通于百姓之望以免罪耳不必

澤德明公不若還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郭依豈徒免禍且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

明足以察其城  
劉氣而大變路  
彭為有目共見  
畢生疎失義以  
及於禍外當愧  
其少子然此時  
即去亦豈能終  
免哉

後漢書

卷三

反聞言中人故廢置三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妻樂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尉氏前見雨血妖星見南方朝三有注星現妖而不太白晝見明占曰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中台六星雨而

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星圻張華少子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四月辛卯朔日食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趙王倫孫秀使司馬

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乃將如願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殺三部司

馬左右二衛有前驛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令使車騎時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入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中侯

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囂王景治將百人排闥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右見之驚曰

卿何為來聞曰有詔后收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問起事者誰時梁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祭賈午考竟召八

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降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等于殿前華謂張林曰卿從

誅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遂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

慮程據等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曰

立其子臧字敬為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行備位大臣太子已倫矯詔遣使賁金屑酒至金墉城賜賈后

元倫素庸愚復受制于孫秀秀為左右長史王湛劉諶為左右司馬為東督為記室荀爽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

不就倫之不已憂憤成疾扶受解數日而卒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荀爽字景獻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子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趙王倫以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